

# 德席尔瓦博士，新约的文化世界，第 7 节，纯洁与污染

© 2024 David deSilva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大卫·德席尔瓦博士在讲授《新约的文化世界》。这是第七节课，《纯洁与污染》。

你正在教堂结束圣经学习，已经学习完了《约翰福音》或《罗马书》等圣经书卷，你问班上的学生，我们接下来应该学习什么？后面有人说，嘿，利未记呢？班上的每个人都开始咯咯笑，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个笑话。

许多基督徒，尤其是西方教会的基督徒，认为《利未记》是一本难以理解或意义不大的书。在西方，我们真的必须努力成为《利未记》这类文本的同情读者，以至于我们不会仅仅将其中关于什么是纯洁的和不纯洁的、什么是被污染的和被玷污的讨论视为大事，就像有什么大不了的一样。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一点，才能理解这些问题对于有关如何与圣洁的上帝建立关系的人来说真正具有意义。作为 21 世纪的基督徒，我们在这方面面临许多障碍，特别是在西方世界，甚至更特别是在西方新教地区。

从一开始，我们就被教导要把旧约的纯洁准则和仪式法视为过时的、外在的、墨守成规的，它们只会妨碍真正的宗教信仰，而不是为那些参与古代以色列人、早期犹太宗教实践的人展现真正的宗教信仰。新教徒尤其揭开了圣洁的神秘面纱，放宽了通往圣洁的通道。当然，这并不是普遍正确的。

我们中的许多人无疑都有过在圣神面前的经历，但我认为，我们可能很少会有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中的经历。以赛亚在圣地，突然意识到上帝的存在，突然意识到自己在一群不洁、被污染的人群中是多么不洁、多么污秽，以至于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蒸发，需要净化才能安全地留在那里。我认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对圣物的力量和危险的意识，而这种意识过去导致许多人只依靠宗教专业人士（通常被称为牧师）接近圣物。

现在，所有信徒都可以自由直接地接触上帝，无需专业中介，这尤其是由于基督的奇妙工作，基督教恢复了宗教改革遗产的一部分，我想说，由于宗教改革的见证，基督教的所有分支都恢复了这些遗产，如果我们不首先了解基督所超越的旧安排以及使这些安排有意义的理由，我们就很难充分理解基督的工作。那么，尤其是现代西方人，如何才能开始掌握古代以色列人、第二圣殿犹太人等的纯洁和污染的内在力量呢？一种方法就是简单地思考污垢以及我们处理污垢的方式。我说的污垢，是指土壤。

例如，舀起一杯盆栽土，扔进花园。任何路过的人看到那里的泥土都会说，好吧，那是泥土。它应该在它该在的地方。

它和其他泥土混在一起。它就在户外。这很正常。

把那杯泥土铺在车道上。如果你像我一样，那不会给你带来太大困扰。你会发现，无论是强风还是大雨，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但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对车道的污染。他们可能会在 24 小时内拿着扫帚把它扫回原处，也就是和其余的泥土一起铺在草地上。把那杯泥土放在客厅的地毯上。

几乎没有人会允许它留在那里。我说几乎没有人，因为他们可能是我们大学里的人在看这个。但一般来说，你不会允许它留在那里。

你会很快地把灰尘铲起来，然后用吸尘器吸走残留物，直到那个空间里没有可见的灰尘，因为灰尘不属于客厅地毯。当我说出这些话时，我实际上正在重温做父亲的一些记忆。灰尘不属于客厅地毯。

还要考虑食物，考虑我们吃什么，不吃什么，在哪里吃，以及我们在哪里或如何处理食物，尤其是在食物周围。我们可能会开始感觉到我们有自己的个人纯洁和污染准则，这些准则非常有效。我会吃牛肉，我会吃猪肉，我会吃鸡肉。

我不会吃狗肉。为什么呢？我真的说不准是不是因为狗肉太难吃。只是因为你

你知道，在美国，我希望我没有冒犯任何观众。在美国，吃狗肉或猫肉被视为禁忌。这不是我们的饮食习惯。

我们认为，如果有人突然把盘子放在我们面前，说“哦，那是咖喱热狗”，我们可能会对此感到厌恶。想想食物从盘子上掉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食物从厨房台面上的盘子上掉下来，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说，“哦，好吧，没关系。”

只需吞起来就行了。如果食物从盘子里掉到地上，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想把它扔掉，重新开始，或者至少把它冲洗干净。说实话，出于节俭的考虑，这将是我的解决办法。

只要冲洗一下就可以吃了。没事的。有些人可能根本不在乎。

只需将其扔回盘子里，五秒规则，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并坚持下去。我们处理食物的方式可能反映了我们社会化的纯净和污染准则。我们不会只是拿起食物，将其扔到客厅的地毯上，然后从地毯上吃掉。

为什么不呢？这样做其实本身没有什么错。但我们觉得它有点不对。这更像是一种操作上的污染，而不是伦理道德之类的。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个人问题。想想你会如何对待生病的人。是的，这变得非常个人化，因为这里的反应非常广泛。

我们中的一些人有洁癖。说实话吧。我们中的一些人有洁癖。

尤其是洁癖患者，他们能体会到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你注意到有人感冒了，他们抽鼻子，你是怎么了？他们可能会这样做，然后他们想和你握手。你会怎么做？你会说，很高兴见到你，碰拳头，还是用另一只手做点别的？你会握握手，然后一有机会就去拿消毒剂或洗手吗？还是你只是握了握手，说，没关系？

我也有鼻涕。这不是问题。这些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纯洁和污秽准则，以及如果我们认为污秽已经发生，该如何处理污秽。

现在，我刚才讨论的很多内容都可以用我们对微生物、细菌等的担忧来解释。但我谈到的动态和本能反应，以及我们为自己发展出的处理我们认为是污秽的东西的方法（不是在任何文化中都统一的，而是我们自己），都与古代以色列人、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人对《利未记》中描述的事物的本能感受相符。顺便说一句，我们自己的纯洁准则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就像古代以色列人或第二圣殿犹太人的纯洁准则具有社会影响一样。

事实上，可以说，那些纯洁准则、那些污染禁忌，主要是为了社会工程，让犹太人与犹太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不是与非犹太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这样犹太人的身份、犹太人的种族界限、群体的边界就能够保持完整。想想你的纯洁准则和污染准则，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当你注意到大多数人处理食物的方式，对不起，当你注意到他们对食物的处理不如你细心时，你会再去别人家吃饭吗？也许你会，也许你不会。

也许你会说，我不去，我要请他们过来吃晚饭。我喜欢他们，但我不太愿意再回去。或者想想你所在城市或城镇中的无家可归者。也许你并不介意向无家可归者伸出友谊之手，但也许你会注意到，很多人一看到无家可归者就会伸出友谊之手。

无家可归的人是无处安放的人，是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的人。我们都有自己的位置，这对于纯洁和污染的理念至关重要。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每样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

所以，无家可归者是流离失所者。我们可能会考虑卫生问题，你知道，无家可归者可能没有最好的淋浴和洗手设施，但最终，我们对清洁的想法可能会影响我们与那个人的社交互动。同样的事情可能也适用于时间。

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如果他们在家里接到商务电话，他们的时间就被侵犯了，他们的时间和空间就被侵犯了。相反，如果一个人在工作，如果你是牧师，这并不适用于你，但如果你是一名会计师或类似的人员，如果你在工作，有人提起一件极其私人的事情，想谈论他或她在家里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会觉得工作场所被侵犯了，工作时间被侵犯了。所以，如果我

们能对我所说的任何不适情况产生共鸣，或者对我所说的清洁、污染的任何反应产生共鸣，我们可能会开始对古老的纯洁和污染准则产生一些同情。

正如我所提到的，我们许多现代的纯洁准则（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都与微生物和传染病有关。与古人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我所描述的动态，而在于他们并不那么担心感染疾病本身（这驱动了至少西方现代思想的很多方面），而是担心感染某种东西会让他们不适合与圣洁的神互动，从而也增加了整个人民不适合留在圣洁的神面前和保护之下的程度。相反，我也听说过有人试图用现代医学术语来解释古代犹太人的纯洁准则，这实际上忽略了早期犹太人为什么关心纯洁和污染这一问题。

你知道，无论你怎么从医学角度解释、合理化、证明犹太人的饮食规定，都与猪肉不洁的原因无关，与古代世界认为猪肉不洁的原因无关。我们强加了一种外来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根本不会引起犹太人的关注，他们宁愿死于酷刑，也不愿吃一口猪肉，因为这是故意违反法律。纯洁与宇宙及其万物的神圣秩序有关。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这被描述为对宇宙尺度上万物安身立命的担忧。相反，污染与跨越不该跨越的界限、移位、在某个地方或时间做不合适的事情以及进入秩序某种程度上衰败的状态有关。因此，当我们阅读《利未记》时，我们注意到人们对液体等事物有很多担忧。

与生殖有关的体液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体内，当它们流出并越过界限时就会受到污染。在上帝规定的休息日工作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活动，把一个地方看作是一种时间地图。龙虾是不洁的，因为它们生活在海里，但行走方式却像陆地动物，因此代表了本应分开的类别的混合。

我说的“应该”，是指从宇宙及其秩序的视角来看，万物应该归于何处？万物应在何处安放？患有皮肤裂伤、渗出性皮肤病的人（在《圣经》的英文译本中，他们通常将其归为麻风病）会经历正常界限的侵蚀，即皮肤的界限，即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分界线，因此他们已经进入了污染状态。所有这些都很重要，因为另一个因素：圣洁的存在。

在以色列，这特指一位圣洁的神的存在。什么是圣洁？圣洁就是与平凡不同的事物。它是完美的、完整的、完整的，并且充满了平凡生活的力量。

这种力量既可以带来祝福，也可以带来毁灭。而神圣者，将宇宙设定在完美的秩序中，不能容忍污染。因此，一方面，以色列迫切需要神圣者居住在其中间所带来的好处。

另一方面，以色列必须极其小心，不要让污染亵渎神圣。因此，以色列需要明确的指导方针，如《利未记》中提供的指导方针，以便知道什么时候某事或某人从洁净变成了污染。以色列还需要明确的流程来遏制和消除污染。

因此，净化仪式是将那些已经进入不洁境界的东西带回到洁净境界的方法。以色列必须知道如何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避免将污染物带入圣洁之物，尤其是圣洁之物。顺便提一下，我只想指出，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所有文化都关心纯洁和污染，并希望在洁净的状态下接近圣洁之物，以便得到祝福而不是招致愤怒。

现在，希腊和罗马的洁净法典很少像我们在《利未记》中看到的那么复杂和详尽。但是，例如，人们发现的铭文列出了一个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接近某个神殿或寺庙或圣地。因此，如果一个人要去那个圣地与那里的神灵会面，他首先需要戒除某些污染，进行某些净化，等等。

因此，我们不能认为纯洁和污染只是对犹太人或犹太基督徒来说重要、相关和有意义的概念和准则。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我们发现《新约》的作者写到纯洁和污染主要受到《旧约》和第二圣殿犹太纯洁准则和仪式等的影响。

因为，当然，这也许是所有（如果不是全部）新约作者的背景。所以，让我们花点时间一起思考一下《利未记》以及该文本中传达的纯洁和污染。我可能先从《利未记》第 10 章的几节经文开始。

这引出了我们需要讨论的主要类别。主对亚伦说，你要区分圣物和普通物，洁净物和不洁净物。你要教导以色列人民主通过摩西告诉他们的一切律例。

现在，在这篇短文中，我们发现了两组成对的类别。神圣的和普通的，是一对相关的类别。洁净的和不清净的，也是第二对相关的类别。

还请注意，本文中祭司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全体人民了解这些类别，以及上帝如何确定和规定人民如何处理这些类别。因此，主通过摩西向人民宣告了所有法令。让我们思考一下第一对类别，即普通类别与神圣类别的对比。

普通或世俗，虽然在英语中，profane 有亵渎等贬义，但普通或世俗或亵渎一般是中性词，指人类可以接触到的普通空间和普通事物。相比之下，神圣是一个充满意义的词。

普通是一种不具标记性的术语。它对于该对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术语，而神圣则是该对的一个特殊术语。也就是说，该对的存在是为了凸显神圣，而不是凸显普通。

圣洁是指与普通事物分开的特殊地方或特殊事物，以某种特殊方式属于上帝。第二对术语是洁净和不清净。洁净实际上是这对术语中的中性词。

这不是什么特别的术语。它通常指处于正常状态的人或事物。理查德·纳尔逊 (Richard Nelson) 撰写的《培养忠诚的牧师》一书是有关这一切的精彩文章。

在那本书中，他写道，洁净的东西可以被认为是在上帝创造时设定的界限内处于适当位置的东西，其外部界限完整无缺。相比之下，“不清净”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术语。它表示某物已经从正常状态跨越到危险的污染状态。

现在，这两组术语一直有效。你可以用这两组术语中的一类来描述任何事物、任何人。典型的以色列人大多数时候都是干净和普通的。

有时，他或她会变得不清净，必须处理或以某种方式解释和管理这种不清净。但大多数时候，典型的以色列人是洁净而普通的。如果他或她招致污秽，他或她就会变得不清净而普通。

例如，一个女人在月经期间变得不洁，仍然很普通。但这种状态在月经结束后不会持续。她会经历净化，再次变得干净和普通。

遗精的人也是一样。希望犹太市场出售的食物是干净普通的。这些食物都是正确的食物，处理得当，而且很普通。

任何普通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吃。问题在于，在外邦市场上出售的食物很可能是不洁的、普通的，因此不适合犹太人食用。不洁的意思是，它来自寺庙中献给偶像的动物祭祀，或者来自屠宰不当的动物，以至于血液留在组织中，留在那里供以后食用，等等。

什一税是为祭司征收的，这意味着土地出产的部分，所以不是所有的小麦，而是一些小麦。不是所有的橄榄油或葡萄酒，而是一些橄榄油和葡萄酒。为祭司征收的什一税是干净和神圣的。

因此，只有圣职人员，也就是祭司，才能在洁净的状态下食用这些食物。普通以色列人食用部分什一税，就等于普通人将圣物据为己有，这违反了这些范畴。这会亵渎什一税和圣物，并激起神的愤怒。

墓地是不洁的、普通的，而寺庙区域则是洁净的、神圣的。这些分类都是为了防止将不洁之物带入神圣之物面前。古代人对不洁与神圣结合的看法可以与星际飞船企业号的船员对物质和反物质接触的态度相比较，请原谅西方文化的类比。

你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这种情况，因为这两件事相遇产生的破坏力可能是灾难性的。还有一件事我们需要掌握。典型的一世纪犹太人从《托拉》本身中得到启发，不区分礼仪法和道德法。

这都是法律。这都是同等的法律，同样有意义且具有约束力。这是关于如何在神圣的上帝面前生活并遵守契约的单一连贯的指示。

这在利未记中很容易并列地体现出来。例如，利未记 19:18 至 19 中的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本族的儿女，却要爱人如己。

我是耶和華。你們要遵守我的律例。你們不可讓牲畜與異類配種。

不可把兩種種子種在一塊地里，也不可穿用兩種料子織成的衣服。你看，這兩節經文並列在一起，我們現代人可能會立即認為這是一點道德教誨。不要心懷怨恨。

不要報復。愛鄰如己。這是我們所有人都知道的《利未記》中的一句話。

我們可以將其歸類為與禮儀法有關。在一塊田里播種在道德上有什麼關係？我顯然不是農民，因為我現在很掙扎。大麥和小麥或大豆和小麥。

顯然，除非你真的喜歡大豆和所有小麥製品，否則這樣做並不方便。但這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道德問題。這一定與不混合謹慎而獨立的东西的儀式願望有關。

所以，對於古代以色列人、對於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人來說，這一切都只是上帝教導我們的生活方式，一個連貫的整體。這種不區分也可以從以下事實中看出：同樣的祭品，我們可以將其翻譯為贖罪祭，是用來處理因商業交易中的欺詐而造成的污染和通過接觸不潔的人或動物而感染污染的。所以，我們再次說，哦，第一個是道德考慮。

第二個是儀式上的考慮。對於一世紀的猶太人來說，這兩者都只是污染方面的考慮，因此被聯繫在一起。我想花點時間和大家一起思考一下早期猶太教的純潔地圖。

純度圖提供了宇宙秩序的模型，即萬物相對於其他事物處於適當位置的模型。它們提供了一種規範或基準，人們可以根據它來判斷什麼時候有什麼東西不對勁，因此需要特殊處理或關注，無論是避免還是淨化。在早期猶太教中，我們可以談論人物地圖、空間地圖、時間地圖、食物地圖和個人身體地圖。

這些地圖乍一看似乎毫無關聯，但實際上它們相互補充。它們共同強化了猶太社區的外部邊界，即猶太人的界限和外邦人的界限，以及猶太社區內部的結構和等級制度和內部秩序。首先，讓我們來思考一下人的地圖。

第一级地图会将以色列人与非以色列人区分开来。外邦人基本上不在地图上。而以色列人则被认为是事实上的洁净人。

非以色列人 事实上是不洁净的。为什么？因为上帝选择了以色列人作为合适的人，作为他自己的洁净人，但他特别从所有其他不适合上帝、不适合上帝自己的国家中挑选了以色列人。在利未记中，我认为一条基本命令至少被提到了三次，但这里是在利未记 11:44。我们发现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

你们必须保持圣洁，并且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因此，上帝选择以色列，这给以色列带来了特殊的负担，要以色列反映上帝的圣洁，并在其日常实践中反映上帝自己区分洁净与不洁净的行为。割礼将以色列人与古代世界上大多数非以色列人区分开来。

也有例外，但归根结底，当一个外邦人想到割礼时，他们会想到犹太人，而很少想到某些埃及祭司等等。割礼是一种仪式，将以色列人的特殊性铭刻在以色列男性的身上，以色列人与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区分开来，是上帝的子民，是与上帝立约的人，是上帝的子民，我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与上帝立约。现在，在以色列内部，存在着神圣的等级制度，以加强以色列民族内部犹太人的内部等级制度和内部秩序。

所以，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在最底层，在圣洁的层面上，你们有以色列人，男人和女人。他们很干净，但很普通。但在以色列内部，有一个部落是特别为上帝而分开的。

所有以色列人都从外邦人中被分别出来归于上帝。但在以色列内部，利未支派被进一步分别出来归于上帝。因此，利未人承担起特殊的责任，负责看管会幕和圣殿的物质结构和所有仪式活动。

在利未支派中，还有更多群体被进一步划分出来，专门侍奉上帝。这些群体包括利未支派中的祭司阶层、祭司宗族或家族。这些祭司比普通利未人更容易接近上帝，而利未人又比普通以色列人更容易接近上帝。

在所有的祭司中，抱歉，在所有的祭司中，剧透警告，有一个人，就是大祭司，他是所有人民中最被上帝所分别的人。由于他被分别的程度更高，他比他的祭司同僚更能接近上帝，进入上帝的圣地。所以，真正思考这些内部的纯洁界线，顺便说一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古代以色列的等级制度、祭司统治，在很大程度上，第二圣殿犹太或犹太进入罗马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完全，但在很大程度上。

因此，神圣准则在此强化了内部结构。我们已经进入了空间地图，因为它们与《摩西五经》中的人物地图紧密相连。圣殿是一种模型，既是以色列内部等级制度的模型，基于谁可以越过哪条线，然后不能再越界，也是以色列比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更神圣的代表。

所以，如果你能想象出你曾经见过的圣殿模型或图像，你就会知道，外面最外面的区域被称为外邦人庭院，这其实有点用词不当。我从未在古代文献中看到过这样称呼，但我发现它被描述为向所有人开放的庭院，向所有部落开放的庭院，例如在《马加比四书》第4章第11节中。但结果是，这是外邦人可以进入的空间，不能再往外去了。当然，犹太人也可以去那里。

这就是向所有部落、所有国家开放的意义所在。但是外邦人可以到达某个点，超出这个点他们就不能再去了，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隔离。在会幕里可能根本不是这种情况。

也许在第一座神庙里也没有。但在第二座神庙里有一系列铭文，其中一些已经被发现。完整的铭文仍然存在，现在收藏在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

一堆用希腊文写的石头基本上是在警告外邦人，他们不能通过这个点。如果他们通过了，他们只能怪自己很快就要死。所以，这是终极的禁止擅闯标志。

但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其他院子—首先是以色列妇女院。因此，以色列妇女比外邦妇女更被上帝所分别。

他们可以进入圣殿内的下一个区域，从物理上讲，比所有非以色列国家都更接近上帝。除此之外，甚至还有一个由以色列男子、以色列俗人和男性俗人组成的法庭。所以，这是另一个内部区别。

现在，在以色列人的庭院里，我们找到了真正的圣所。首先，圣所前面有一座祭坛。然后，圣所本身由两个房间组成，本质上是两个房间。

第一个地方叫做圣所。圣所后面的第二个地方是最神圣的地方，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至圣所。

圣所是祭司可以进入的空间。当然，他们可以在祭司院子里、祭坛边活动，轮到他们时，例如，在主面前烧香，就可以进入圣所。但最神圣的地方，即至圣所，在概念上是神界和人界的交汇处。

只有大祭司才能去。而且，一年只有一次。而且只有通过非常谨慎的净化仪式和污染预防才能做到这一点。

侵占是我们在《利未记》中遇到的一个概念；它可能不是《利未记》，但可能是《民数记》。但如果有人越过了那个点，即他们（找不到更好的词来形容）凭借他们的圣洁程度有权越过那个点，那么那个人应该被圣殿守卫杀死，因为成功的侵占是对这些圣地的玷污。

因此，这是对上帝的危险挑衅。现在，在《马加比二书》和《马加比三书》中有一些与此相关的精彩故事。这是我为《伪经》制作的简短信息广告。

但是，有些外邦领袖试图越过他们有权去的地方。在这些故事中，一旦他们离开向所有人开放的法庭，进入为其他人准备的更神圣的地方，上帝就会以某种奇妙、神奇的方式进行干预，以回应上帝子民的祈祷，他们祈祷上帝不会让圣所被玷污。例如，在《马加比二书》中，塞琉古国王塞琉古四世任命的一位可怜的将军名叫赫利奥多罗斯。

他只是按照吩咐去做。他进去了，就好像当时就中风了一样。正如《马加比二书》中的故事所说，骑马的天使殴打了他，把他扔来扔去。

而多亏大祭司奥尼亚斯的干预，他才得以保全性命。无论我们从历史角度如何理解这个故事，它都告诉我们关于圣殿的纯洁和污染方面非常重要的事情。侵占是致命的。

这个地方的神圣性虽然可能是一种祝福，但却是致命的。如果你在神圣之处失足，那可能是致命的。现在，以色列的土地也被认为比外邦国家的土地更神圣。

再次，因为上帝的选择。上帝选择以色列作为他的居所，以及他将赐予自己子民的地方。迦南人的污染和不洁是他们被驱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灭绝的原因。

而这种威胁在文献中继续笼罩着以色列。如果他们增加不洁，如果他们不注意控制污染并消除土地上的污染，土地就会把他们吐出来，就像他们之前的迦南人一样。现在，还有古代以色列的时间地图。

也许最明显的时间图就是一周的节奏。有六天可以劳动，但第七天是分开的，就像祭司比以色列的俗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分开一样。第七天是上帝分开的，因此，它是主的圣日。

上帝的圣洁子民和被号召像我一样圣洁的人们必须尊重这种圣洁。因此，安息日，即第七天的休息，成为犹太人身份的重要标志，从理论上讲，也是一种不可侵犯的做法。在以色列，违反安息日将被处以死刑。

因此，我们每周都有这些节奏，这也提醒我们以色列人民的圣洁，他们被神圣的上帝选中，通过做上帝所做的事，在安息日休息来反映他的圣洁。当然，一年中还有更广泛的神圣日历，包括平常时间和神圣时间。例如，三个朝圣节日逾越节、五旬节，或者，哦，天哪，这是一个尴尬的时刻，还有棚子。

感谢摄像师先生。谢谢希尔德布兰德博士。所以这三个时刻都是神圣的时刻。

它们不应像一年中的其他时间一样被对待。它们应以特殊的方式被对待，以反映出这一时刻的神圣性以及在这段时间里所纪念的事物的神圣性。所以，我们也有这些地图。

正如我所提到的，还有食物地图或围绕食物的地图。这些可能是最普遍想到的关于洁净和污染、利未记中洁净和不洁净的规定，甚至是犹太人和古代世界的规定。如果一个外邦人知道关于犹太人的三件事，他或她知道他们受过割礼，他们遵守安息日，他们对于吃什么和不吃什么非常好奇。

但利未记列出了哪些动物是洁净的，哪些动物是不洁净的。洁净动物包括具有两个特征的陆生动物。它们反刍、反刍，并且蹄子分叉。

如果动物只有其中一种，没有另一种，那么它就不干净。如果动物两者都没有，那么它就不干净。海洋生物可以是干净的。

洁净的鱼是指那些有鳍又有鳞的鱼。如果它们缺少其中一种或两种，它们就是不洁净的，因为这是类别的混合。这是上帝秩序的异常。

我曾提到过龙虾，它生活在水中，却行走在陆地上。这超出了上帝的范畴。外邦人吃龙虾可能没问题，因为外邦人不洁净，龙虾也不洁净。

它们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是，被分别为圣归给主的人必须区分洁净与不洁净，这是上帝亲自选择的，他选择了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而不是那些人。此外，对于哪些食物适合哪些消费者，也有严格的规定。

血属于上帝。利未记中有一句著名的经文，说血是生命，献血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不是用来喝的，而是为圣洁的人民赎罪。血属于上帝。

所以，犹太人不吃血。他们在吃血之前会小心地从组织中取出血液。不过，也拿献祭动物为例。

大多数动物都被人吃了。但并不总是如此。有些是全牲祭祀。

但如果我把感恩祭带到圣殿，我实际上可以吃掉很多。但祭司只能吃掉其中的一部分，而上帝只能吃掉或得到其中的一部分。那些被完全烧掉的部分是上帝的享受。

有些部分，我不记得是哪些，是属于祭司享用的。而俗家祭司不会吃祭司的部分，因为那是祭司的圣物。它属于他。

供奉者及其家人可以吃剩下的食物。因此，一方面，我们关注食物，但这种关注强化了以色列的内部等级制度，上帝位于最高层，祭司位于第二层，其他人位于下方。正如我所说，这些规定中的很多都是相辅相成的。

对食物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以色列人和非以色列人之间的区别。甚至犹太人也开始认识到这是饮食规定的一种主要功能。制定这些规定是为了防止我们与其他民族的人过于自由地交往，因为他们对宗教、上帝和道德有着疯狂的想法。

因此，犹太人必须特别注意食用干净的食物，以干净的方式烹制，不带血，不勒死等，这意味着他们将在流散地建立自己的市场。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心，他们吃的是干净的食物，烹制方式也是干净的。而这反过来又意味着，犹太人将在流散地城市中更加紧密地组织起来，因为他们将围绕自己的市场进行组织。

因此，关于吃什么和不吃什么的规定最终也强化了人们的地图和以色列的号召，即要与众不同、与众不同、与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区分开来，因为这是上帝的选择。最后，我们来看看身体地图。这里是利未记最有趣的地方，它关注的是表面。

例如，皮肤表面、衣服表面，以及孔洞，这些身体开口是污秽进入或污染排出的地方。你知道，我们的理念是身体应该是完整的，身体内部的东西通常应该留在身体内部。我们必须小心从外部进入的东西。

我想，这更多地与食物类别有关。但在这里，身体不应该渗出液体。皮肤不应该具有渗透性，就像利未记和其他地方标记为麻风病的各种湿疹一样。

而那些从生到死的身体，或者那些象征着从生到死的过渡的身体。例如，女性的月经实际上象征着一个没有发生生命，成为污染源。个人身体成为社会身体的一种象征。

对个人身体界限完整性的担忧反映了对社会团体界限完整性的担忧。现在，另一位这方面的杰出学者理查德·纳尔逊，我现在要提到的是玛丽·道格拉斯，她写了很多关于利未记的文章，但她的代表作是《纯洁与危险》。她对现代部落文化以及古代以色列文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使她认识到，身体，即个人的身体，是一个可以代表任何有界系统的模型。

因此，当我们思考、阅读利未记时，我们会思考什么越过了这条边界，皮肤的边界，我们最好也把它看作是加强以色列对以色列本身边界以及什么进入以色列和什么从以色列出去的关注的一种方式。现在，我应该说污染本身通常不是问题。犹太人并不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污染。

这是不可避免的，每个月女人都会来月经，每个人都会遭遇亲人去世的痛苦，还要处理尸体、埋葬尸体。

不洁，或者说污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了解它是否发生以及何时发生，以便遵守适当的净化仪式来消除污染，这样污染就可以得到控制和处理，而不是在土地上蔓延、繁殖和积累，从而威胁到土地再次将其居民吐出。圣地各处都有污染，有趣的是，也许有点奇怪的是，污染对至圣所本身也有影响。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赎罪日仪式，就会发现我们不仅要处理外面的污染，还要处理这里污染的影响，这里是人与神互动的最深处。因此，人们关注的是净化圣所，净化最深处的圣所，那里是没有人去的地方，净化一年到头的污染。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某些污染，没有规定要举行净化仪式，也没有规定要献祭，这表明，至少在古代以色列，除了毁灭受污染的生物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某些污染。

例如，这适用于明知故犯地吃不洁食物、参与偶像崇拜或违反安息日的人。我现在要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什么使纯洁准则对参与者有意义。我已经提到了其中的一些，但我想把它们放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上帝的命令，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以色列的选择，对不起，是上帝选择以色列，也是对以色列的使命，要以色列保持一种属于圣洁上帝、与圣洁上帝互动的状态。圣洁上帝与以色列的联系，选择以一种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殊方式生活在他们中间，要求全体人民保持圣洁，注意这些纯洁和污染问题，使与神的接触有益而不是有害。

以色列的土地是上帝的圣地，需要圣洁的人，不能玷污它。同样，利未记 18 章也是值得一读的好经文。同样，迦南人的污染导致这片土地将他们吐出，这是比喻的说法。

因此，现在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必须遵守洁净程度，有效地处理污染，这样这片土地才能留住他们。我认为，至少有一段非常有趣的经文是《利未记》20:22 至 2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以色列人对区分洁净与不洁净的关注，反映了上帝选择以色列人与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区分开来。

因此，以色列人与所有其他民族的社会界限和社会身份的映射，是每个以色列人关于什么是洁净或不洁净的决定中都包含并强化的因素。顺便说一句，遵守安息日也主要被认为是反映上帝的活动，无论是见证上帝创造世界的工作，而不是任何其他上帝创造世界，还是见证上帝的救赎工作，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从奴役之家带出来，从而创造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在第二圣殿时期，特别是在流亡期间，我们发现犹太人正在寻找其他方式来解释和赋予《利未记》等文本中的规定以意义。

例如，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为，饮食法是道德原则的编码，尤其是在亚历山大或安条克犹太教中。例如，在《阿里斯提亚书信》中，我们发现动物具有某些特征或被赋予了某些特征，这可能是公元前一世纪在埃及（当时可能是在埃及亚历山大）写的文本。因此，避免食用这种动物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指导，禁止体现该动物的特征。

因此，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不吃秃鹫或秃鹰，因为我们被教导不要捕食弱者或垂死之人。所以，实际上，在那篇文章中，你会看到关于各种动物及其相关恶习的长篇大论。所以，这成为新时代的一种思考方式，关于他们自己的纯洁法和他们自己的饮食规定的意义。

另一本与此相关的经文是《马加比四书》，其中的饮食法则本身并没有道德化或寓言化，而是被视为一种上帝赐予的训练锻炼计划，以培养自我控制的美德。因此，我们不吃猪肉和龙虾等最鲜美多汁的肉类，这是上帝教导我们抑制激情、抑制欲望的方式，并在日常生活中锻炼我们的自我控制，以便我们也能凭借自我控制做出更大的道德决定。最后，我想谈谈对纯洁程度的关注。

你越接近神圣上帝居住的中心，你就越需要关注纯洁和污染。圣殿工作人员、祭司和利未人不仅在耶路撒冷居住期间，而且一般在全年都要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许多污染，而这些污染对于普通人来说在离开圣殿时是相当正常的。因此，祭司只能参加他们最亲近的亲人的葬礼，但被禁止为其他人造成尸体污染，而普通以色列人可以埋葬任何人并照顾他们。

事实上，另一本介于新旧约之间的圣经《托比特书》称，托比特埋葬被杀的以色列人是一种值得称赞的慈善行为。但牧师不能这样做。牧师只能埋葬他最亲近的亲属。

所有进入圣殿神圣区域的人都会比在莫丁或加姆拉的家乡更加关注洁净和污染，关注洁净程度。所有犹太人都应关注控制和驱散整个土地上的污染，以免土地将他们吐出。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污染。

他们只是在事情发生时才处理。有一些被禁止的污染是所有犹太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例如，故意拖延净化以防污染，就构成了故意的违法行为，而且会污染圣地。

祭司的尸体污染，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除了祭司的近亲之外。某些性污染，乱伦，在妇女月经期间与她性交，兽交和同性恋行为。与偶像交往或偶像崇拜是一种污染，没有净化。

此外，还有谋杀、忽视割礼和玷污圣殿或安息日。至少在第二圣殿犹太教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变量是对二次污染的关注，二次污染是由人或本身不洁净的东西接触到的东西造成的。大多数犹太人并不关心二次污染。

但法利赛人似乎以关心二次污染而出名。因此，他们不仅关心接触他们的不洁之人造成的污染，还关心他们可能接触的不洁之人所接触的东西。因此，他们相应地规范了与其他犹太人的交往。

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往往是一个如此明显分化的群体，也是为什么他们与其他法利赛人一起吃饭，而不是与其他普通以色列人一起吃饭。虔诚的犹太人关心的是保持与手洁心净相关的纯洁。最后，我只想强调，古代以色列人，即第二圣殿犹太人，关心的纯洁既包括我们所谓的道德和意图，也包括我们所谓的仪式纯洁。

这些规定和做法不仅仅是外在的问题。它们是核心信念的外在体现。即服从上帝的愿望，即犹太人应该对上帝保持圣洁，就像上帝是圣洁的一样，并承诺在一个不洁的世界中活出反映上帝圣洁的生活。

这是大卫·德席尔瓦博士的《新约文化世界》课程。这是第 7 节课，《纯洁与污染》。